

2806

# 通渭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一九八 年 月



政协通渭县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组

# 目

# 录

- ※文史纵横 (责任编辑 肖 鸣)
- 体校史话.....陈永福 张大发 (1)
- ※史    鉴 (责任编辑 强 盛)
- 关于听.....觉 铎 (11)
- ※人物画廊 (责任编辑 邢正中)
- 回忆四叔慎夫.....张 璟 (13)
- ※百 草 园 (责任编辑 邢正中)
- 青山依旧在.....魏效贤 (16)
- ※茶    馆 (责任编辑 张大发)
- 是零售。不是另售.....小 木 (18)

## 体校史话

陈永福 张大发

1990年12月1日至5日，国家体委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第三届“田径之乡”命名授奖大会，通渭县榜上有名。这标志着通渭已跻身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行列，光荣属于谁呢？属于历届通渭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属于全县人民，属于为振兴通渭体育事业洒下艰辛汗水的所有体育工作者和为之英勇拼搏的全体运动员。

的确，这荣誉如同体育本身，它令人振奋，催人奋进，我们将在荣誉的激励下做何思索呢？

无须追溯得太远，1958年，在定西地区举行的全定西地区篮球运动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几乎轰动全城，这就是通渭的“麻鞋队”，谈论的中心又是他们的齐齐露在外面的十只脚丫，说它有超强的硬度，碰不烂，折不断，踏不扁，有人竟神秘地把它同通渭的洋芋蛋联系起来，说通渭的洋芋蛋大约含有特殊成份，才给了他们这超强的硬度。至于他们每赛必败的战况却早被忘得一干二净，真是一美遮十丑。这到底是嘲弄还是赞赏，当年的麻鞋队队员已年过半百，问他们当时的体会，他们只是掩面摇头地说：“当年那个寒酸样子就勿说了”。

其实，如此寒酸的岂止麻鞋队，1972年，全区田径运动会在临洮召开，阳历5月，春寒料峭，早上更冷，开幕式上，兄弟县队一律崭新的罗纹运动服（当时是最讲究最时髦的），而通渭运动员穿的

还是1958年缝制的白市布长裤和黄色半截袖汗衫，年长日久，衣裤发霉变色，裤子上堆满了厚厚的尿渍。这次比赛，道洞只有两个队员挂上了名次，其中一个还是青年扮少年“巧”取名次的，总分自然倒数第一。不过每每比赛开始，道洞队争得拉拉队倒不少，他们拼命喊“长裤子加油”，但“长裤子”总是力不从心，常常遥遥落后，于是，加油声变成嘲笑声，于是“长裤子队”的雅号不胫而走，不时招来满马路的笑声。每当这时，长裤子队不只是“掩面摇头”了。一天，跳高竿前站着的一位领导看到“长裤子”连基本的跳高动作也不会，批评当时的教练赵明鼎。这位曾赞声全国体坛又扬名国际赛场的老将本来心里就十分难受，一听批评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谁都知道，老教练并非因为挨了批评而流泪，而是道洞体育太落后，运动员洋相百出，场面十分难堪，他受不了这么强的刺激。其实这位领导何尝不知，这支运动队是临时凑合的，一天也没集训，临行前只练习了两天入场步伐。竞技场，运动员连连败退，他心里叫苦连天，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气得难受啊！在场的其他教练员也暗自擦泪，他们品尝这苦涩的泪水，心里呼喊着：道洞体育能否振兴？何时振兴？但品出的好象是一个极为渺茫的答案。

时间仍是1972年。此年此月，历史仿佛做了片刻驻足，留下了痕迹十分深刻。从临洮回来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背着一身羞辱。正是这沉重的羞辱，逼使人们反复思索。恰好这时又从全国总工会上传

来一条精神，“体育要从儿童抓起”。而且，此时，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显著提高，打进奥运会的强烈呼声响彻全国，不少地方为挽救起了青少年业余体校。于是，有人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置，要改变通渭体育落后面貌，就得走创办业余体校的路子。这个设想得到县革委会的支持，于是，在一次全县体育工作会议上，有人讲，奇迹是人创造出的，况且创办业余体校并非奇迹，前已有先例，别人能办到的事我们学着办还办不成吗？这番话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扬。就这样，在取得各方面支持的情况下办起了“通渭县青少年儿童业余体校”，时间，1972年11月9日。地点，电影院对面还不足1500平方米的空地。

但是，穷甲天下，苦极中国的通渭办体校谈何容易！一无场地，二无器材，三无经费，四无教练——其实什么都没有。最担心的还是教练。当时全县只有两个合格的体育教员，张思信和赵明鼎。没有教练办体校就是一句空话。为解决燃眉之急，只好聘请赵明鼎及陈永福、刘保、张大发等8名体育爱好者任业余教练。张思信同志为校长，搭起了体校架子。初设项目有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田径、体操六项。从全县各中小学招来143名学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分别接受各项目的训练。

谁是这困难的见证者呢？从县医院到马家磨桥的这段公路知道，每天早上都有成群结队的运动员从它身上跑去又跑回，笔架山那弯弯

的羊肠小道记忆犹新，在它身边曾摔下过教练员、运动员多少艰辛的汗水。文化馆小礼堂的台阶更会告诉人们，如果将运动员、教练员们的脚印拾起来堆在一起，巍巍华家岭也会低它三分；南河川的石头大概也不会忘记，朝朝暮暮，运动员拿它当铅球。从这边扔到那边……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困难程度。但教练员、运动员却信心百倍，他们严格地遵照当时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校”的口号，硬是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翻开了通渭体育史上最新的一页。仅一年，通渭体育面貌大改。1973年在定西地区的五项比赛中，

田径，少年甲组获团体总分第四名。乙组第二名，

排球，中学生男队第三名，女队第四名，

乒乓球，少年女子第三名。

多少有些体育常识的人都知道，体育比赛要提高一点成绩是极不容易的。而这一年，通渭参加比赛的各队名次由原来的排尾跃居排中，可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啊。

然而，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为了将来的崛起，1973年9月，县委政治部批准成立了县体育领导小组，张希贤同志任组长。这个原来连基本的体育术语也说不上几个的体育外行，但因他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浑身洋溢着热情和干劲，就大大弥补了他体育专业上的不足。“不懂就学，边学边干”，他这样勉励自己，也这样鼓励大家。为了学习办学经验和训练方法，1974年7月，他带领体校教练到西安

取经。正值酷暑，西安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但求经若渴，他们那里顾得这个，来往奔走在西安市体育场业余体校的训练场，并经过该校介绍到陕西户县业余体校参观学习。陕西之行是体校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无论是办校还是训练，都向正规化、科学化大大迈进了一步，各样成绩大幅度提高了。是年，田径少年甲组获团体总分第二名，有12人破13项定西地区最高记录，乒乓球男队第一，女队第三。通渭体育以崛起的势头在全区运动会上赢得了声誉，地区田径记录簿上第一次填上了通渭人的姓名，这该是令人多么自豪！更有意思的是在1974年的比赛场上，一位会宁县的教练在通渭教练面前诙谐地说：“再不敢叫长裤子了，老连撒劲，老会不跟你们称兄道弟了”。（按：以前比赛榜尾的不具通渭就是会宁，故常称兄道弟）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从他们的窃窃私语中，常听到一些怀疑之辞。然而，通渭体育毕竟有了希望，尽管还有待于事实的进一步证明。

1975年是体校内外机制发生极大变化的一年。对内，体校领导小组决定，从体校学生中选拔陈勇、张堪祥、景新莲等4名尖子生分任跳跃、投掷、排球、乒乓球教练，辞退赵明鼎、刘铎、张大发等兼职教练，从而使体校实现了以自己培养的新秀充实自己、加强自己的良好循环。训练参照陕西省体委编写的《少年儿童业余训练教材》进行，使训练更加科学化。对外，为了建立厚实的群众基础，保证体校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由教育局等有关

部门积极配合协助，体育工作以体校为中心向全县各中小学辐射渗透，建立多层次的训练结构。一时，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全县蓬勃兴起。

1973年至1976年，仅参加县一级各类比赛的中小學生达两千多人。这是前所未有的。

厚实的群众基础和科学的训练使竞技能力和运动水平迅速提高。

1975年少年篮球队一举登上全区冠军领奖台。终于洗去了当年麻鞋队留下的屈辱，在全区树立了自己新的形象。紧接着在1976年省五届运动会上大显身手，为定西地区捧回8枚金牌，9枚银牌，12枚铜牌，并刷新少年甲组3000米、青年跳高两项全省记录。特别当陈勇跃过2.01米的跳高横竿时，全场欢声雷动。消息传到通渭。当年在跳高竿前泣不成声的老教练赵明鼎高兴得流下了眼泪，但泪水是甘甜的。在这之前，大概谁也没想到甘肃历史上第一个跃过两米高竿的竟是通渭人，这似乎不可思议，但知底细的省、地体育界知名人士却说这是必然。“必然”，这绝非信口开河，也绝无言过其实。一次，有位上级领导来通渭体校视察工作，看到陈勇冒着酷暑，拿汽车内轮胎和装满草的麻袋当垫子，光着膀子苦练跳高的情景，不胜感慨又不胜钦佩。他鼓励陈勇好好练，争创全省优异成绩。之后他又看了看其它项目的训练情况，得到的印象是最佳的。此后，通渭体校在全省举足轻重，受到上级的高度重视和关心。陈勇和他的伙伴们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后来，他在北京又跃过2.03米高竿，他创的这个省

记录至今还未被打破。

70年代通渭的体育事业发展之快，确实令人刮目相看，然而，通渭体育的飞速发展，勇猛崛起还是在80年代。当时，体校顺应改革大潮，从规章制度到训练制度，从项目结构到班队结构，从处遇普及与提高，求实苦练与科学方法的关系等，无不涉猎。1985年是体校工作又一个新的转折点。是年，牛多才同志任体校副校长，同省体委签定了训练点工作《责任书》，从而强化了整体训练，特别是中长跑项目。也就在此年，李发昌同志调任体委主任，这位体育教员出身的年轻人有了用武之地，一到任就显得雄心勃勃，他团结体委、体校两班人马，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并在体校外围确定18所中小学为体校训练点，教练分点承包，定期到点指导，使体校内外有机结合，上下联成一片，训练环环扣紧。另一方面极力改变体育设施，那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灯光球场，南园标准田径场等大型体育设施很快变为现实。宏观计划与微观措施一旦有机结合，必然会使事业大放异彩。1985年体校重点班和普通班均被评为全区第一，10月，体校第二次被评为“甘肃省先进体校”。87年10月，再度登上这个光荣称号之梯。竞技场上更是战绩频频，硕果累累。1986年至1990年，在定西地区举办的五次田径运动会上，三次获总分第一，两次屈居第二。1987年至1989年，连续两次蝉联“全省运动学校、体育中学、重点体校田径运动会”重点体校组总分

第一，从而使体校再度名噪陇原，誉满全省。这是当年长裤子队的后继之人建树的功绩，这该叫长裤子队员多么自豪啊！武术、乒乓球不是体校的重点项目，可在省、地级以上比赛中屡战屡捷。1989年在我县承办的省武术、散打比赛中，8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单项前六名，拿回12个奖，人均1.5个。乒乓球在金昌市参加甘肃省“锦都杯”比赛，男女均获团体冠军。

战绩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体校初建时，只有一座平房，一个简易篮、排球场。田径训练只有靠爬山、跑马路了，而现在，各种房舍20多间，乒乓球训练房一座，八条跑道标准田径场一个，可容纳5000人并有固定座位的灯光球场一个，综合训练房一座，从全县看有四百米标准田径场两个，略不规则的田径场42个，昔日开一次运动会，运动员绕着教室转，弄得裁判员上气不接下气。现在完全有条件承办省级大型运动会，且已承办了两次。这些数字或许是枯燥的，但它却准确地说明了事业的发展。不妨再告诉你两组数字，体校自成立之日起已向外输送了215名运动员，其中省体工队25名，特别是近5年，输送人数达104人，年均21人。另一组，体校创办以来，已有103人（次）打破定西地区田径最高记录，13人（次）刷新全省田径记录，3人达国家健将级标准，7人达国家田径1级运动员标准，47人达2级标准。体校3次被评为全省先进重点体校。

通渭业余体校从无到有，从一般到重点，逐步巩固发展，方兴未艾。究其原因，一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二是有一个团结的，既懂业务又善于管理的体委、体校领导班子，三是有一支事业性强，勇于进取，埋头苦干的教练队伍。当然，我们还可以总结出好多条，而且每一条都会有根有据。不过我们还是省点笔墨说说我们的教练。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正好同赵明鼎教练比邻而坐。电影一开演，他就呼呼地睡起觉来，无论怎么推都推不醒他，只好让去睡，电影结束后又同他一块走出，一路难免埋怨，“你昨不看电影只顾睡觉呢？”他说，“这几天太疲劳了，待在屋子里又闲不住，特意买张电影票来睡觉，这一觉明天可有足够的精力搞训练。”这种精神，这种品质，难道仅用“埋头苦干”四个字可以概括吗？这样的教练何止他一个，大年三十日，外人都向家里走，而陈永福和他的同伴们都往体校跑，准备器材，明天继续训练。有经验的教练懂得冬训的重要，何况业余体校，不抓好假期训练，还叫什么“业余”！他们径直往体校走，义无反顾，老婆的埋怨，孩子的叫嚷，还有……他们只当没听见，女中长跑教练员晁炳义十几年如一日，冒酷暑，顶严寒，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培养的运动员年年鼎名各大赛场，被评为全省优秀教练员。其实，提起任何一个教练，我们都可以写出一大串，而这些都叫“埋头苦干”无法容纳。

因此，对于我县业余体校及全县体育事业能在极端落后的情况下。

发展到今天如此兴旺的程度，对于我县荣获全国“田径之乡”的光荣称号的原因，无论怎么罗列也难尽人意，无奈之下，我想起老百姓一句朴素的话，“还是人能干”，也许只有这五个字才可以概括。

既然如此，我寄一个美好的愿望，愿其他行业——教育、文化、卫生以及作为各项事业之基础的大农业、大工业，在能干的山西人努力下，也迅速崛起。

谨以此篇献给建党70周年，献给为党的体育事业洒下汗水的所有同志。

1991年6月28日



闲听，听一听，是生活中的味精，或不可缺少，听闲传，听干传，如同沙漠，社会效益差，越少越好，乱听，胡听，喋喋不休，动辄万语千言，实则少慢差费，有害无益。当然，作为一个普通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听，都作用有限，关系不大，而如果身居领导之位，听就非同小可了。例如，1958年，有的人象听馆一样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最后害了人民和党的事业，也害了自己。

听，也就是说话，“巧言乱政”，危险，听，能不慎乎？

## 回忆四叔慎夫

张 璟

叔，名慎夫，排行第三，排房居四，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幼年就读于家学，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年既长，考入甘肃学院，以优异学业，受政府保送日本留学。

学满回国，任潼关特税局局长之职。深得西北绥靖公署主任，西北军总长官，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信任。后调任西北绥靖公署住南京办事处处长。吾乡贤达随从者有陈久斋、孙天爵、八家子鸿等人。时，日寇侵华，芦沟桥事变，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退让。前方将士，十失其五。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响应共产党抗日主张，迎合民众高涨之抗日义愤，趁蒋介石赴西安亲督剿共之初，扣蒋面行兵谏，慷慨陈词，大义凛然。蒋迫于形势，接受抗战要求。奈蒋乃反复小人，言而无信。张杨二将以正义之举而遭算计，四叔为杨之股肱，免受池鱼之殃，实为万幸。卒后居西安，怅惘而已。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杨子恒军长无辜被蒋氏软禁，情况危急。陕西爱国志士为救杨于水火，公推四叔为首领，亲赴甘、宁、青诸省，联络社会贤达，联名请愿，幸获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极力斡旋，杨子恒军长以无罪获释。

卒毕，四叔旋里省亲，目睹家乡教育落后，于是邀请地方知名人士，倡议兴办学校事。首倡一言，四座响应。县长杨可显亦赞成之。

翌年，蔡家铺中心完小即告成立。

时余十三岁，入第一期予各班，同学三十六人。首任校长包宇一，教师吴云泉、王子宁、包雄五，四叔共四人。四叔教授《常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学生受益非浅。值抗战烽火遍燃全国，中条山吃紧，风餐露宿，国难在前，亟需人才。四叔报国之心不灭，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慨然离家，赴抗日前线。

路经平凉，因念乡学设施匮乏，出资购《地理》、《历史》、《自然》、《数学》、《社会》、《战时文选》诸书及铜鼓铜锣，托运至校，兼抵陕，任某军少将一等军需，随军长武勉之进驻山西夏县徐家沟设防，与日寇遭遇。时值六月炎天，敌方施放毒弹，我军染疫者众。四叔亦染疾下痢，乃坚守阵地，病情骤重。军部强行护送至西安陆军医院急救，不幸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六月十八日辞世，时年四十一岁。叔留日同乡同学周成沉自兰州信告之。噩耗传来，举家哀痛。父亲急赴西安理丧，丧停西安甘肅义园。各界人士公推杨明轩先生主持追悼大会。杨于解放后曾任陕甘宁边区主席。余至今尚珍藏追悼大会之纪念照一张。父亲在西安劳累过度，以病归来。至翌年乃由八叔子鸿、胞兄晓东复东行，扶四叔灵柩以归。包宇一校长在蔡小中山堂主持追悼会。王拔贡南轩公（当时为县佛教书居士林理事）亲为撰挽“留东瀛，配西哲，国难需长才。鸾鸾吉人忽不寿；兴学校，办公益，乡梓沾恩惠。硕硕博士竟归西”。

屈指五十春秋。回忆往事如昨。犹喜叔母尚健。弟、妹长进。可算天公不负忠良。恰值县党史办公室包毓华谈及四叔慎夫系通渭县最早之共产党员。陈久斋已作证明。后经党史办公室多方调查属实。并约我写回忆。余年迈力衰。然不忍却。草拟成篇。权作参考。

附。蔡家铺中心完小教师悼慎夫词

恶耗来天涯  
我又不相信  
君本读书人  
国耻成私愤  
阵地新前矛  
吾乡摧后盾

堂上白发七秩  
膝下黄口三齿  
红颜况幼是青春  
何君怎能瞑目  
两大本  
空没问  
三生已了归真  
天缘无数晚相逢  
嗟我徒多忙碌